

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 著
杜小真 译



涵芬楼坊 013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

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 著
杜小真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 / (法) 韦尔南著 ; 杜小真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4

(涵芬书坊)

ISBN 978 - 7 - 100 - 10718 - 1

I. ①古… II. ①韦… ②杜… III. ①宗教史 — 研
究 — 古希腊 IV. ①B929.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210833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

[法] 让-皮埃尔·韦尔南 著
杜小真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0718 - 1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5 1/4

定价: 40.00元

Jean-Pierre Vernant

Mythe et Religion en Grèce Ancienne

© Seuil 1990

涵芬楼文化 出品

译者的话

杜小真

涉足看来与我们的最后联系都已断绝的古代，努力从外部、通过比较从外部了解一种已经死亡的宗教，其实就是以人类学家的方式对我们自己进行探究。

——韦尔南

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讲

在巴黎拉丁区小王子街孔德研究院一间小小的办公室中，我见到了J. P. 韦尔南先生。已经 86 岁的韦尔南先生神采奕奕，我们谈到他的经历，他的书，他多年来希望去遥远中国的梦想……我告诉他，《希腊思想的起源》（1962 年发表的韦尔南的第一部专著，原版至今已再版七次）已在前几年由秦海鹰女士译成中文，受到关

注。据我所知，许多北大学生都读过并且喜欢。有一位哲学系学生发出“原来可以这样讲希腊”的感叹。我还告诉韦尔南先生，也是由于读了那本小书，我才特别想更多地知道他和他的作品，让更多的中国朋友了解这位出色的研究希腊的学者的思想。所以当色伊出版社推荐这本放在读者面前的《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时，我非常愉快地承担译事。如今，书已译完，又见到了韦尔南先生，当面告诉他这个好消息，真是由衷的高兴、欣慰……

韦尔南先生是法国当代著名学者，是现今知识革命时代为数不多的真正“百科全书派”式的专家之一。他是学哲学出身，曾经做过中学哲学教师，从事哲学研究。但是他不满足于哲学家对现实陈述的话语，而是要对现实本身进行探究。1948年回到巴黎的法国著名希腊研究学者路易·谢和耐（Louis Gernet，是当代法国汉学大家雅克·谢和耐的父亲）对年轻的韦尔南影响很大，促使他对希腊社会中的权力问题予以极大的关注。而与此同时，韦尔南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是一名以民主和共和为目的的左派抵抗运动战士，所以，从人类学角度研究希腊民主制的基础也成为他的兴趣所在。不过他没有走他本来希望的列维·施特劳斯人类学家的职业道路，而是从1948年开始把目光转向古代希腊，开始了他的研究道路：他希望古希腊的世界可以成为现代人理解理性何以出现的理论工具。他的学术发展渐渐与列维·施特劳斯和结构主义拉开距离，他反对轻视历史，特别强调每一种文化的特点，实际上，在每一种历史和社会的境况中，牺牲、战争、死亡的表现都是各不相同的。从1962年

发表第一部著作到今天，几十年来韦尔南的著述颇丰，每一部都堪称学术精品。1974年起，韦尔南在法兰西学院任古代宗教比较研究教授，并且在高等实践研究院任教。他赋予古代社会研究以年轻的活力：“韦尔南深刻地更新了我们对希腊世界的理解。神话、诸神、城邦、宗教，他探究有关希腊人的一切。”^①

《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这本篇幅不长的小书别具风格，启人深思。韦尔南先生从古希腊神话出发，向我们讲述始原的强人谱系，养育了大地和天空、洪水与黑暗的“混沌”和“盖娅”就是由此而来的。也是由此，一系列承受每一特定活动和地形个体化和影响的神出现了。最开始，原则就是君王：最初的顺序主宰着宇宙的安排。为了理解神话的产生，不可缺少的是异于神话的东西：思想悲剧、社会。韦尔南特别强调神话与最初理性思想密不可分。希腊的理性主义从来就与修士和圣物有关。从希腊人特有的“人”的概念的意义出发，韦尔南要用一种新的方法去理解希腊的多神论：希腊的Citoyen libre（自由人）是唯一称得上“人”的人，他其实不受制于任何人和物。诸神无处不在，他们是人的社群的一部分，他们由面具和神像表象出来，这就是说，希腊人虽然不认为这些面具、神像就是人格化了的诸神，但却认为应该赋予诸神以形式，在某个特定的地方对某个神进行崇拜。古希腊的宗教就是与这样的崇拜相联系的。特别是韦尔南笔下呈现的狄俄尼索斯酒神的崇拜，那种既美丽又野蛮，并且带有奇异女权主义成分的狂欢式的宗教仪式，

① 韦尔南：《理解的意志》（访谈录），黎明出版社，巴黎版，1999年之第69页。

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神秘性，“激情状态”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说“神进入了崇拜者的体内，崇拜者相信自己已经与神合而为一。人类成就中最伟大的东西大部分都包括某种沉醉的成分……”^①在韦尔南看来，基督教其实就是把基督一神论变成一种承载希腊这种过去的一部分的宗教的中介。而古希腊宗教与基督教的不同就在于信仰者的性质。在希腊，信仰者（崇拜者）肩负社会功能，而在基督教中，信教者仅仅而且完全是一个人。因此，由于人本身处于他人注视之下，希腊人更加要求公民的平等，所以，为揭示每个人之所以是镜子和面具是至关重要的。也由于这个原因，韦尔南认为，希腊与我们要比人们想象的接近得多。

韦尔南先生曾说过，他的儿子童年时经常缠着他讲故事，于是每天晚上他都在孩子床边讲述一个个希腊故事，孩子在这些美丽的叙事中渐渐长大……实际上，韦尔南的故事更多陪伴的是不同年代的成人，他们隔着时间的屏障寻找遥远的美丽和善良……

作为译者，我由衷感谢韦尔南先生的著述，希望我的工作能对中文读者了解他的思想有一点帮助。也借此机会对三联书店多年予以我帮助和鼓励的倪乐女士表示诚挚的谢意和友情，没有她和其他友人的支持，我会一事无成。

2000年7月，巴黎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中译本，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9页。

目 录

译者的话（杜小真） / 001

导言 / 001

神话，礼仪 诸神的形象 / 010

诗人的声音 / 011

一神教观点 / 016

解密神话 / 020

诸神的世界

宙斯，父与王 / 029

必死者和不朽者 / 037

公民宗教

诸神和英雄 / 047

半神 / 051

从人到神——祭献

节日大餐 / 063

普罗米修斯的狡黠 / 067

牲畜与诸神之间 / 073

希腊神秘主义

伊流欣努秘仪 / 083

狄俄尼索斯，奇特的局外人 / 087

俄耳甫斯教，寻找失去的统一 / 095

遁世 / 099

附录

希腊思想

——韦尔南与伏隆提兹、阿赫多、

维达尔-纳盖谈话录 / 105

再版后记（杜小真） / 151

导言

想用一本小书概述希腊宗教的历史，是否事先就注定要失败？一旦提笔落纸，墨迹未干，就会有那么多的困难突然出现，那么多诘难意见向你袭来。人们是否有权利在我们所认同的意义上谈论宗教？在“宗教回归”中——今天，每个人都或因欣喜、或因遗憾而为之震惊，希腊人的多神教却没有其地位。当然，这是因为多神教是一种死亡的宗教，但也因为，对于那些期待在信教者团体中找到集体生活的宗教范围和内在信仰根源的人们，多神教毫无用处。从异教到当代世界，宗教的地位及其作用、功能及其在个体和团体中的位置同时发生了变化。弗斯图日勒（A. J. Festugiere）——下面我还要更详细地谈到他——把神话学领域从希腊宗教中排除出去，而少了这一块，我们就很难设想希腊诸神。他认为，在这种宗教中，只有崇拜来自宗教。崇拜，或不如说就是虔诚的一神教信徒认为能在古人的礼拜仪式上，反映其特有的基督教意识的因素。其他一些学者则把这种排除推得更远。

从古代信仰那里，排除了他们自己通过参照我们的宗教精神而确定的宗教精神相异的一切。1910年，孔巴莱梯（Comparetti）在谈到俄耳甫斯教^①时确认，这是在异教中唯一名符其实的宗教：“除去秘传教义，余下的就只剩下了神话和崇拜。”余下的一切？在渴望脱离尘世与神结合，完全与世隔绝的教派之外，希腊人的宗教性只剩下了神话，这就是说，在他看来，只留下了诗歌的魅力和崇拜，同时，仍然是他认为，留下了一系列多少与巫术活动有关的祭祀礼仪教规，而前者又来源于后者。

因此，希腊宗教历史学家应该避开两个障碍。他应避免以今天教徒的模式，把他研究的宗教“基督教化”，而这种研究是通过解释希腊人的思想、行为和情感进行的。希腊人在世俗宗教的范围内进行信仰活动，在这样或那样的生活中，在教派内部保证个人的自我救赎，而希腊人的教派是唯一习惯于让他从事圣事，以使之成为忠实信徒。但是，希腊城邦的多神教和《圣经》的重要宗教的各种一神教之间的差距甚至可说是对立，注意到这一点就不应该致使前者失去信誉并把前者排除在宗教领域之外，弃之于另外的领域之中，同时与“原始信仰”和“巫术-宗教”活动的背景联系起来，就像追随福拉才（J. G. Frazer）、哈里森（J. E. Harrison）的英国人

① 俄耳甫斯教：古代崇拜俄耳甫斯的神秘教理。
本书中除署名者外均为译者注。

类学派所做的那样。古代宗教与今天的宗教相比，既不缺少丰富的精神，也不缺少复杂、严格的理智。宗教现象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和方向。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希腊人的宗教与其他调节人和彼世关系的多神教、一神教的对照和比较，界定希腊人宗教性可能有的特点。

如果没有类比，人们就不能谈论希腊人的虔诚与不虔诚、纯洁与污秽、对神的畏惧与尊敬、纪念诸神的仪式以及节日、祭祀、祭品、祈祷、慈善活动。但是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差异如此根深蒂固，以至就是那些文化活动——似乎具有最可靠的稳定性的活动，这些活动从一种宗教到另一宗教都被冠之以同一个名词：祭献——在进行过程中表现了它们的目的性，神学功绩，以及如此根本的分歧，人们可以对这些活动的主体说话，同样可谈论恒常、变化和断裂。

任何先贤群，皆如希腊人的先贤群，都设定了各自不同的神。每一个神都有其特定的职能、专管的领域、特别的行动方式、独有的权力类型。这些神在相互关系中构成了一个有等级的彼岸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权限和特权受到相当严格的界定，诸神彼此间必然会互相限制，同时又互相补充。在多神教中，神不过是独一性的，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至高权力、全知、无限和绝对。

这些不同的神存在于尘世之中，是尘世的一部分。他们

不是通过在独一无二的神那里标志神的完全超越性来创建世界，因为那种超越性相对的是存在由之而来，而且完全依附于神的活动。诸神生于尘世。希腊人崇拜的一代奥林匹斯诸神与宇宙同时出世，在分化和排列中获得有序宇宙的最终形式。本原的发展过程是从作为混沌（chaos）和大地（gaia）的最高权力出发的，与此同时并从同一运动中诞生的，是人世——各居于世界一部分的各种人能够静观这人世——和过着天国生活又主宰不可见物的诸神。

因此，在尘世中，有神存在，犹之乎神性中存在着世俗性。这样，崇拜就不可能针对一个完全超世俗的存在，因为这个存在的形式在物理世界、人类生活、社会存在中与任何属于自然范畴的东西之间都没有共同的衡量尺度。相反，崇拜可以针对某些诸如月亮、黎明、阳光、黑夜、泉水、江河、树木、山峰的其他东西，也还完全可以是一种情感、爱欲（aidos, eros）、道德或社会的概念（dike, eunomia）。并非每一次都涉及纯粹意义上的诸神。但是，所有的神在其专有的记载中，都以某种方式表现神性，这与庙宇中的祭拜神像用以使神现时化的方式相同，神像得以理所应当接受信徒的虔诚。

面对一个诸神充斥的宇宙，希腊人并没有把作为两个对立领域的自然与超自然分离开。二者始终内在地互相关联。

尘世的某些状态，让希腊人感受到了在建立与诸神的联系的祭拜礼仪的过程时，在与诸神“交往”中，具有同样的神圣情感。

这并不是—种自然宗教，也不是说，希腊诸神也并非力量或自然的各种现象的人格化。诸神完全是另外—回事。雷电、暴风雨、高耸的山峰不是宙斯，而是属于宙斯的。宙斯远远超出这一切之上，他把这一切都包容在—种至高权力之内，这种权力延伸到的地方不再是物理，而是心理、伦理或机制的现实之中。这就把至高权力变成为—种神性，因为至高权力把在我们看来完全不协调的各种“结果”聚集在—种权威之下，而希腊人却使它们类同起来，因为希腊人从中看到了在最多样的领域之实施的同样权力的表现。如果雷电或各种高度是属于宙斯的，那是因为神凭借带有某种绝对特权、至高权力标志的东西在浩瀚宇宙中表现自己。宙斯不是自然力量，他是王，他是在所有他可能具有的形态中的至高权力的持有者和主人。

独—、完美、超越、与人类有限精神没有共同尺度的神，我们如何凭借思想到达他呢？知性通过何种罔眼能够切入无限？上帝是不可认识的。人们只能承认他，知道他在其绝对存在中存在。还需要中介者和调解者以填平上帝和世上其他—切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上帝为了使他的造物认识

他，就必须选择向其中一些昭显自身。在一神教中，信仰通常参照某种启示的形式：从一开始，信仰就深深扎根于超自然的范围内。希腊多神教并不建立在一种启示的基础上，没有任何东西把启示——从神开始并通过神——奠定为强制的真理。信教依仗的是实际应用：人类祖辈留下来的习俗，nomoi。这无非就是语言、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衣着、举止、私人 and 公众场合的行为风格，崇拜除了自身的存在之外不需要其他的证明：从人们实行崇拜起，崇拜就经受了考验。它表达了希腊人有史以来用以调节自身与彼世关系的方法。与彼世分离，这已经意味着不再完全是自身，就像不会说自己的语言一样。

因此，在宗教与社会、奴隶与公民之间并不存在对立，也不存在明显的断裂。这与超自然和自然、神与世俗之间的情况是一样的。希腊宗教并没有构建一个另外的领域，即一个封闭于自身界限之中并且要加在家庭、职业、政治或娱乐生活之上而又不与之相混的区域。如果对于古代和传统的希腊人有理由谈论“世俗宗教”，那是因为，宗教在古希腊，始终包容在社会之中。反过来讲，社会在所有等级上，在其各种形态中一部分一部分地被宗教渗透。

由此产生两个后果。在这种类型的宗教中，个体本身并不占据中心位置。个人并不以纯粹个人的名义——作为承担

自身灵魂自救的特殊造物——参与崇拜。在此，个人担当的是他的社会身份赋予他的角色：法官、公民、胞族族长、一个部落或一个德莫^①的成员，家中进入成人生活各个阶段的父亲、主妇、青年——男孩或女孩。这种宗教奉献出一种秩序，并且在适当的地方把不同的组成部分融入其中，而把对每个个体、对他可能的不朽、他超越死亡的命运的挂虑置于宗教领域之外。即使在诸如有关伊流欣努^②秘传的传说中，那些被授以教义的人们都获得了在哈得斯^③那里会有更好命运的允诺，但他们并不为灵魂操心：其中全然没有为了灵魂的纯化引起的对灵魂的本性的反思或实行的精神技术。正如路易·谢和耐（Louis Gernet）^④所看到的，秘传教义的思想始终闭门不出，为的是让荷马式的灵魂观念几乎永远不变地延续下去，这种灵魂就是生者的幽灵，被流放到地下的游移阴影。

信徒因此没有与神建立一种人对人的关系。一个超越的神，正是因为他在尘世之外，在此世能及之外，才能够在每个信徒的内心，在每个信徒的灵魂中——如果这个灵魂已经准备好为宗教献身——找到接触和沟通的最佳地点。希腊诸

① 德莫（Deme）：古希腊阿提卡半岛（Attique）的区和镇。

② 伊流欣努（Eleusis）：古希腊城市，在雅典西北。

③ 哈得斯（Hades）：希腊神话中的冥王。他和妻子帕耳塞福斯为阴间主宰。

④ 见《希腊宗教的人类学》，1955，载《古希腊人类学》，巴黎，1968，第12页。——原注